

■工友情怀



“火枪手”老陈

□朱宜尧 文/图

一把气割枪，一双皮手套，一副墨镜，一块蓝色方巾，成了陈钟棋工作的全部家伙事儿。

“叭”的一声，呼呼的火苗蹿得老长，怪吓人的，热浪瞬间涌来，脸烤得通红。

今年56岁的陈钟棋是一名普通的熔接工。1986年从事熔接工至今，已有三十年了，是位名副其实的“老火枪手”。

老陈刚上班那会儿，还是露天作业，三伏天烈日当头，气割枪的内焰温度高达2000摄氏度，站在太阳底下，不动都是一身汗，何况老陈手持气割枪。一个转向架下来，已是汗流浹背。

老陈就从来没有畏惧过。记不清切割过多少螺栓、铆钉，流过多少汗，三伏天，衣背就从没干爽过。

7月的盛夏，热浪滚滚。老陈还是那身行头，半蹲的姿势，侧着脸，蓝色的工作服早已湿成一片一浅两种颜色，焊花飞溅的瞬间，根本顾不上汗水从脸上滑落。

“这多幸福呀！这么宽敞的检修大库，隔三差五科室还送清凉！”老陈一脸的笑，边说边

擦拭汗珠，幸福就挂在喜悦的脸上。刚才吃西瓜时，老陈没赶上，同事留了几块儿。这会儿趁转向架还没传送，老陈囫圇吃起西瓜来。

刚吃完，还没喘口气儿，他又点燃了气割枪，“叭”的一声，火苗发出呼呼的声音。老陈调了一下火苗，从长红色变成了短蓝色。老陈的姿势很难拿，半蹲式，目光专注在火花飞溅的部位。

完成十分钟的高温切割后，老陈去了水池，衣背完全变成了深蓝色。

水池旁的老陈，脱下上衣，居然拧出水来。穿的时候，透过黑暗的光亮，老陈的衣服成了“筛子网”。一个个被焊花烫成的孔，成了高温下最耀眼的星星。

老陈伸出胳膊，全是焊花留下的印记。三十年的气割作业，老陈的伤是烫了好，好了又烫，练就一副铁打的身板。

老陈说，他是接过父亲的气割枪，不能打父亲的脸。

老陈，一个普通职工能有这样的情怀，是车辆段的荣耀，也是铁路工人的骄傲。

■家庭相册

最怕 最爱

□张军霞 文/图

父亲大病了一场，手术后卧床一个月，身上插满大大小小的管子。

因为插着胃管，父亲只能吃流质的食物。母亲把青菜洗干净，加上炖熟的牛肉，一起放到料理机里面打碎，然后加热，盛到碗里。把这些汤汤汁汁，吸到又粗又大的针管里，再把它对准胃管的接口一下又一下缓缓推动针管，反复重复这样的动作，直到父亲摆摆手表示吃饱了，母亲这才坐下来，将父亲剩下的饭菜吃掉。

因为无法下床，大小便无法自理，这让一辈子爱干净的父亲很尴尬，每当有了便意，他便挥手让孩子们都离开，还要把病房的门扣上，屋子里只剩下母亲时，他才会彻底放松下来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父亲的病情逐渐好转，身体却仍然很虚弱，事事都需要依赖母亲。那天，母亲让父亲下床活动。父亲很不情愿，母亲再三哄劝，他终于尝试着慢慢挪动身体，刚走了两步，就变得气喘吁吁。他想放弃，母亲却蹲下身子，拍着手鼓励他：“来，再走一步，别怕，不会摔倒，再试试！”显然，母亲把父亲当成了一个蹒跚学步的小孩。我不忍父亲太累，想扶他回到床上，不料，父亲却坚持站



在原地，眼睛直直地瞅着母亲，直到母亲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好吧，不练了！”父亲这才松了一口气，乖乖地回到床上，他用手势悄悄告诉我，如果不听母亲的话，怕她不高兴。

有时母亲回家取日常用品，她离开病房时，会再三叮嘱父亲，让他好好休息，自己一会儿就回来。可是，母亲的身影刚刚从病房里消失，父亲就不停地看时间，反复从窗口张望，后来甚

至每隔10分钟，就让我们给母亲打一个电话，问问她走到哪儿了。母亲终于气喘吁吁地赶回来，父亲竟然像小孩子一样高兴，他在纸上写：“我怕你不回来。”母亲就嗔怪他：“不回来？谁来伺候你这个老头子！”

父亲终于可以出院回家了，经过这场病，他的性情大变，永远像个小孩子一样缠着母亲。母亲让他吃药，他便吃药，母亲让他休息，他便躺到床上去，母亲说下楼散步，他又乖乖地跟在后面。有时，父亲也会表现得不太听话，比如没有吃完母亲准备的水果，没有喝下足够的水，母亲不高兴，就说：“你再不听话，我不管你了。”父亲就会表现得有些害怕，赶快去吃水果、去喝水，我看了不忍心，埋怨母亲对父亲管束太严，父亲反而对我说：“你妈最辛苦，我要听话。”

有一次，亲戚家的孩子结婚，我带父亲和母亲同去赴婚宴。母亲因为和别人说话，落后了几步，父亲坚持不肯坐下来，目光穿越嘈杂的人群，反复问我：“你妈去哪儿了？”神情十分紧张，直到母亲走过来，他的脸上忽然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。

经历了一场人生的劫难之后，对于暮年的父亲来说，母亲是他的最怕，更是他的最爱，他唯恐一不留神，就失散了彼此。

父亲不知道的是，那天，他的笑容，让我感觉那么心酸。那天回家的路上，我紧紧牵着他们的手，我多么害怕，有一天会失散了这两个世界上最亲爱的人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开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。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开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■图片故事

聚餐时，兄弟小刘胳膊上大或小的疤痕，引起了我的好奇。身为巡特警的他，一身本领、一身正气，心想定是在魔鬼训练或实施抓捕中，不可避免地受伤所致。正如老家六爷当年浴血沙场，留在身上的弹孔一般，是“荣耀之疤”，有着值得大书特书的传奇故事。

然而，我想多了。小刘的回答让我大跌眼镜：其实，这些疤，是小时候调皮捣蛋，“摸爬滚打”时摔、擦、磕、碰留下的。每一处疤，都能清楚记起是在哪棵树上掉下摔的，是在哪座山上跌倒磕的。

身体，受之于父母那天起，便交给了时间与人生。漫漫长途，生活的点点滴滴，都或多或少、或轻或重、或内在或外在地在身体上写下“留言”，贮存“回忆”，一如六爷的弹孔、小刘的疤痕。如此，身体，便如是一本用生命在书写故事的“留言本”，记录来路、启智未来。

翻开并重读专属自己的身体“留言本”，一时无限感慨。别人识别我的外形标签，或

许是脸上的诸多痘印，这也是青春在我身上最灿烂也最黯淡的留言。曾被人调侃“青春美丽疙瘩痘”的小东西，在脸上恣意妄为，丝毫不顾忌我的烦闷与苦恼。

青春在，它便在；青春渐逝，却留印痕。我一度为此不敢出门、不敢见人，担心找不到工作、讨不到媳妇。

拿它没辙，便由它去。公众面前，勇敢地绽放笑容，做个阳光的大男孩；私下里，坚持修养品行、读书写作，积蓄儒雅的书生气。渐渐，感觉自己成了自带光芒的发光体，收获了朋友、事业、家庭、特长，可以自信地吼道：滚蛋吧，痘痘君！这青春的“留言”，好看与否已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它催我一步步走出阴影，日渐成熟，迈向属于自己的阳光地带。

还有，胳膊上接种卡介苗留



身体上写下的“留言”

□张金刚 文/图

下的“花”，是父母对自己一生健康的祈愿；因硬物敲击却医治不及时所致的弯曲变形的左手食指，是对童年农村医疗条件落后的“无声控诉”；诸多美食裹挟着妈妈的味道、故乡的味道、生活的味道穿肠过肚，貌似毫无留存，却在舌尖植下了难忘的味觉密码，随时可被熟悉的味道唤醒，同时唤醒的还有与人共餐的美妙过往……

每回家看望父母一次，便被他们更弯的腰背、更多的白发、更深的皱纹、更枯的皮肤而重重捶心一次，岁月紧逼着将父母拽向生命的尽头，我却无能为力，只能催促我常回家看看，多些陪伴关照。